

履園叢話

勾吳錢梅溪輯

上冊

履園叢話

商務印書館印行

# 履園叢話序

履園主人於灌園之暇就耳目所睹聞著叢話二十四卷  
間以示予曰吾以是遺愁索笑也孫子讀而歎之曰此非  
遺愁索笑之爲也先生欺予哉主人改容起曰噫子知我  
者試爲我序之其曰舊聞識國初軼事備野乘也曰閱古  
釋所見三代秦漢以來法物而資小學也曰考索雜取古  
書事物疑義以證心得也曰水學論三吳水利之不可緩  
也曰景賢勸孝弟警薄俗也曰耆舊思老成奉楷模也曰  
臆論警頹風也曰譚詩正雅音也曰碑帖從所好也曰收  
藏慨煙雲之過眼也曰書畫示正法眼藏也曰藝能卽形  
下以見道也曰科第紀人材之盛也曰祥異明天地之大  
也曰鬼神曰精怪窮陰陽之變也曰報應昭天人之合也  
曰古蹟曰陵墓曰園林記雪泥之鴻爪也曰笑柄寓莊於  
諧也曰夢幻示實於虛也而以雜記終焉舉凡人情物理  
宇宙間可喜可愕之事無不備也此溫伯雪子目擊道存  
之意也序旣畢以復於主人曰履園之義何昉乎履之言  
禮也將以辨上下定民志也顧履而園則貢於邱園之象  
也其殆將託於羹羹者以諷世與抑話者言之善也不話

於朝而話於野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履六九二曰履  
道坦坦幽人貞吉履園有焉然則是話也卽以爲遺愁索  
笑可也道光五年冬十月前翰林院庶吉士昭文孫原湘  
序

# 履園叢話

總目

叢話十七

叢話十八

叢話十九

叢話二十

叢話廿一

叢話廿二

叢話廿三

叢話廿四

雜記上

雜記下

夢幻

笑柄 淫俗附

古蹟

陵墓

園林

報應

叢話廿七

叢話廿八

叢話廿九

叢話三十

叢話三十一

叢話三十二

叢話三十三

叢話三十四

叢話三十五

叢話三十六

右履園叢話爲先君子手輯計得二十四卷合成八集前經流傳海內嗣因庚申歲遭兵燹後原板稍有遺漏今  
等集資補刊藉以問世并誌先澤之幸有存焉爾

同治九年歲在庚午春二月朔男日壽重修謹識

舊聞 閱古 孜索 水學 敦荒附  
耆舊 膾論 講詩 番話 六  
叢話 七  
叢話 八  
叢話 九  
叢話 十  
叢話 十一  
叢話 十二  
叢話 十三  
叢話 十四  
叢話 十五  
叢話 十六  
鬼神 祥異 科第 藝能 收藏 書畫

屏園叢話序

卷一

舊聞

清 勾吳錢冰梅溪輯

有福

皇朝定鼎大難悉平。願有明諸藩僭號自立。江南則有福王。浙西則有潞王。浙東則有魯王。江西則有益王。福建則有唐王。南廣則有桂王。旋竄入楚。入黔入滇。是時滇黔大亂。始而土司普吾沙繼而張獻忠養子孫可望李定國。日尋干戈。摧殘粵楚而海寇鄭成功乘機稱發。肆擾江南。其

他揭竿持梃者所在多有。王師征討。歷十有八年。翦除殆盡。乃越十年。而耿精忠叛于閩。尚之信叛于粵東。孫延齡叛於粵西。吳三桂叛於滇黔。陳甘楚蜀。流毒尤甚。雖曰划數。其中玉石俱焚。正復不少。今幸遇承平之世。聖聖相傳。且又生於蘇杭福地。自當立心行善。各執其業。以答天庥。讀有云。有福不可享盡。願人人深省焉。

天道好還

雲南五華山故宮。桂王所建。順治丁亥。洪公承疇督師由貴筑大路取滇。李定國拒戰於曲靖。吳三桂由廣西四川。旁搗其虛。至黃草壩入城。桂王遁至阿瓦。三桂以重賞購

得之。縊於桂陽府。遂以功封平西王。鎮守雲貴。因據五華山故宮。增修十有餘年。備極壯麗。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潮州。鎮瀾。劉進忠首叛。遙爲聲援。平藩尙可喜發兵討之。以次子尙之孝督師屢出無功。乙卯歲。三桂僭尊號。丁巳病死。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自福建進征粵西。亦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俘三桂孫僞洪化斬之。滇南大定。金陵邵爲章有詩云。擒人即是人。擒處誰道天公不好還。

沈百五

明末崇明有沈百五者。名廷揚。號五梅。家甚富。曾遇洪承疇於客舍。是時洪年十二三。相貌不凡。沈以爲非常人見其窮困。延之至家。并延其父爲西席。卽課承疇。故承疇感德。嘗呼沈爲伯父。後承疇已貴。適山東河南流賊橫行。淮河糧運輒阻。當事者咸束手。於是洪薦百五百。百五乃盡散家財。不請帑藏。運米數千艘。由海道送京。思陵召見。授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加光祿寺卿。不數年。承疇已歸順本朝。百五獨不肯脫身走海。尙圖結援。爲大兵所獲。洪往諭降。百五故作不識認曰。吾眼已瞎。汝爲誰。洪曰。小姪承疇也。伯父豈忘之耶。百五大呼曰。洪公受國厚恩。殉節久矣。

爾何人斯。欲陷我於不義乎。乃繫洪衣襟。大批其頰。洪笑曰。鐘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強也。遂被執。至於江寧。獄准清橋下。妾張氏收其屍。盡鬻衣裝。葬之虎邱東麓。廬墓二十年而死。初百五結援時。手下有死士五百人。沈死後。哭聲震天。一時同殉。殆有慘於齊之田橫云。

血袍

蘇州楊忠文公廷樞。以順治元年殉節於里第。事載府志。有血袍一件。忠文之子易亭先生。名无咎者。謹藏於家。珍同璣璧。易亭生文叔先生。繩武。文叔生石埭。教諭慶孫。教諭十二三歲時。曾受業於先外祖華嶽山先生。其時易亭尚在。年八十餘矣。外祖旣設帳於其家。擬請忠文公血袍一見。久之而未允也。一日忽命家人入書房。請外祖。遂衣冠而進。見易亭服斬衰上香。三奠酒三奠畢。俯伏大哭。命啓箱取袍出。復大哭。然後呈示。外祖亦拜而觀之。是紅袍有繡補。俱變黃色。刀痕血跡。宛然。外祖亦不覺失聲。趨而出。蓋外祖之祖曙生公。故爲忠文弟子也。後外祖謂人曰。易亭真孝子。吾早知如此。何忍觀之。以傷孝子之心耶。教諭之子名一鴻。號梅溪。中乾隆癸卯鄉榜。余曾見之。聞此袍至今猶在。

席氏多賢

蘇州東洞庭山。有席康侯者。名本橫。吳縣諸生。其父右源。爲山中巨富。擅勢豪之網。牙角十年。家遂中落。至康侯成。人遂解其紛。排其難。勢豪怯退。舍避。然不使其父之知也。選庖尋勝。杖履追隨。日娛親於絃歌山水之間。色養以終其身。迨父歿未幾。適當明季。蝗旱不登。餓莩載道。而齊魯幽燕之區。爲尤甚。康侯以爲畿輔重地。也不可飢餓。乃日夜焦心。思所以賑濟之法。時司農告匱。百姓洶湧。地方大吏亦惟有束手而已。康侯遂散家財。走襄樊。挽粟數十萬石。普爲賑救。當事者以上聞。帝喜。授中書舍人。晉太僕少卿。以風勵天下。不數年。大兵下江南。天下大定。而吳中少。年乘機竊發。倡言起義。實縱剽刦。康侯乃糾結鄉勇數千人。助當事破平之。中丞土公國寶。恨洞庭南山不靖。將大索湖中。康侯聞之。急宰牛載酒。厚款求解。湖民以安。當流寇之再出。鄖襄也。朝廷發兵防禦。以兵糧不繼。戍卒譁然。康侯聞之。亟以十萬金爲鹽菜費。戢亂兵而安帖之。本朝蘆政旣行。計畝起科。濱山咸擾。將爲民累矣。康侯力爭於王侍中。止革之。聞竟。東被殘暴。露骸骨數十萬。寡人而悉掩之。知親舊遺者不能償。契券數千紙。一旦而悉焚之。至

於途窮計盡之輩。則呼而周之。命懸絲縷之人。則助而救之。迷津難渡。則具舟楫以濟之。峻嶺難行。則斲道路以坦之。有郡邑饗宮傾頽朽壞。墜茨而丹纁之。孔道舊躋門樓。表坊有輕棄而賤售者。倍其價而存之。墓以封也。樹以表也。有伐樹而削墓者。厚其遺而使人守之。凡此忠君卹民利人利物之事。指不勝屈。說者謂比之陶朱公輸財親黨。卜大夫毀家助邊。康侯實有過之。吾友欽賜舉人世臣。其六世孫翰林編修煜。其七世孫也。

順治戊子年。吾鄉膠宛兩山之間。有賊匪萬人。嘯聚擊掠村民。其頭目曰吳匏山。華七陸四。俱自稱大王。或操舟數百出沒於鵝湖菱葦華蕩。旗鼓相應。當是時城門晝閉。官兵效迹。莫有聲言殺賊者。常熟羊尖鎮東有席華甫。琪席宗玉。琮席荆生。珩兄弟。家素封。其先本東洞庭山。遷居於此。與康侯爲兄弟行。三人者皆名諸生。而多智畧。乃相議曰。民之衝賊也深矣。憮其資。火其廬。恨無人爲之率。先耳。袒臂一呼。人必響應。此摧枯之勢也。荆生曰。欲爲民除害。當散財而養士。然不可以輕試。且擅兵與衆。即爲罪階。或請命於上官。又恐掣肘。雖然必假手於官而後可也。於是荆生入城。見侯爵公。名四達。河內人。語之曰。鄉賊多乞。速請鎮兵。不然蔓延難治矣。邑侯曰。鎮兵暴徒擾民。荆生曰。然則起一城之衆。父臺自將之。某兄弟率鄉人之勇者。從旁相助。必剋賊矣。邑侯曰。城無守奈何。荆生默然良久。曰。賊所耳。而目之者。鎮兵縣兵也。兵來賊去。兵去賊來。民無噍類矣。夫鎮兵縣兵之不可遣。誠如公慮。今賊跨城邑。掠貨重。淫凶焚殺。而官兵莫之擣。矯甚矣。彼不虞鄉兵之猝至也。今能得父臺委片札。使愚兄弟得長一鄉。率衆出不意。所謂批亢擣虛。是父臺不賣糧。不折矢。可一戰而滅矣。邑侯大喜。即給旗委札。出庫兵。恣荆生所取。荆生歸而華甫已先集三千人。爲防守計。兄弟三人。又各以千金爲助。日給錢米。爲諸鄉勇安家。禦賊之日。則倍是。更班巡警。直宿外。悉守家肆農業。有不從者。罰從賊者殺之。以首解縣。約束既定。推山明爲隊長。山明故烈士。勇力絕人。而爽直和易。無不敬愛之。五月望日。宰牛享土。部伍始定。廿五日。賊知之。突擊羊尖鎮。勢甚張。建大旗曰。大明中興。有數人來約戰。荆生慷慨慢罵曰。汝等豈不知聖主賢臣之俱殊。荆生銳然欲出。謂宗玉曰。此先來者。零賊也。避堅而擊瑕。莫踰於今日。如賊衆齊集。則彼勢盛。我怯矣。乃貫甲提

刀出鞘。衆唯唯。廿七日平明。賊索戰。列陣天台寺。日方午。華甫率勇敢者數十人先出。衝其鋒。賊皆陷。荆生與諸弟姪繼進。砲銃齊發。呼聲動天。賊大潰。追至宜橋。賊縱火焚燒。煙焰迷目。宗玉越火而前。與賊相攻擊。殺七人。華甫大呼曰。前近宛山。皆賊巢。不可進。彼衆我寡。難敵矣。不若收兵固守。爲萬全計。宗玉聽之。乃三轉旗。衆皆退。退至鎮。鎮民之老弱婦女逃避者已盡歸。咸望塵而拜。六月六日。賊復熾。扎營李家墳。營廣二里。許華甫宗玉荆生以三千人繼進。因與山明上馬而馳。賊惶急散走。以百艘越茭菱南去。大衆集。無以渡。遙望賊旗飄飄然。惟歎恨而已。七月朔薄暮。適大雨。荆生曰。翦此賊在今夕矣。因與宗玉聚百舟。將啓行。而邑侯手札至。且遣捕役官兵以相助。勢愈壯。因穿入蘆葦。縱砲鳴鑼。賊聞聲而遁。遺舟八百餘艘。被獲者二十餘賊。并器械糧食等。次日荆生縛解縣。民皆歡呼。罵。肩塞路。而胥吏衙役輩。鼓脣咋舌。欲以罔利。且言賊非眞。器械自所制也。荆生怒。立公庭下。斥言曰。我輩得縣官。親札。靖一方之害。乃汝等翻欲陷我耶。寧死賊。毋媚役也。縣官出爲周旋之。罵而散。然諸邑民聞席氏起義。相效之。咸結鄉兵擒殺。百里內賊屍填港。舟不得行。而諸邑之流

亡者。亦稍稍歸。保妻子。復故業矣。是時蘇州鎮總兵有楊大宗。常州鎮副總兵有曹虎。本縣有徐參將。詎吳匏山華七陸四輩。及諸賊匪。多黨於三營之兵。兵無賊資。貧甚。衡恨刺骨。悄悄然思一隙以中席也。入楊營者。誣荆生窩盜。入曹營者。誣華甫宗玉謀叛。入徐營者。誣席氏一門擅殺。凡控六案。一日忽有常州副總兵曹虎提兵來。將滅席氏。荆生有族姪號長康者。善然諾。能辭辯。偕友徐敬賓挺身見曹。呈之以邑侯之榜。與札。言起鄉兵者。本出自邑侯。無他意。曹總兵不識字。惟左右是聽。用極刑令招叛謀。逼之甚。長康不屈死。而敬賓兩足斷。十指折。亦不屈。遂以席氏弟兄名申文。按道而拘。提甚急。華甫荆生既被執下之獄。將一網無遺矣。邑侯知其事急。具文詳六案。以鳴其冤。卒弗解。席氏家破身刑。沉冤莫憇。窮詰連引。親朋避逃。惟宗玉一人奔走蘇常。哀願於權勢之門而已。有紀綱陳賢者。任俠而好施。廣交而多智。爲傾身護持。賄通折獄者。得輕比。然而人懷賄賂。需索萬端。荆生曰。必見撫軍方直供也。撫軍者。土公國寶也。素重常熟令。則賊功。而不知出諸華甫宗玉荆生也。公旣閱申文。接荆生甚和煦。荆生因供曰。大人提雄兵。下江左。軍民人等。所以望馬首而憚服者。

以嚴奸禁暴。得保斯民於故業也。今暴者縱之。安者撓之。而衆執事兵弁等。又奉行無當。毋乃非大人之初意乎。某居常熟之羊尖地。士紜歌。民稼穡。俗馴風厚。無過此者。然三湖逼其前。四蕩列其後。大海環其後。長江注其肩。固煙波蘆葦。奸雄藏伏之藪也。治之爲甚難。亂之則甚易。況挺而走險。人之本性也。大人蒞茲土。虛深而謀密。外則江海。內則湖蕩。設官委兵。分守要害。真犬牙錯制。詰奸禦盜之良法也。不意官兵肺腸。更甚於盜賊。兵來盜去。縱使刦焚。兵去盜來。盡行抄蕩。甚而至於賄脫真盜。誣指善良行者。斷路居者。巷哭。民自知死於兵等死也。遂譁然爲盜。三府之民。不謀同起。械船飛槳。偏布洪濤。建幟立圃。絡繹村鎮。白骨枕於野。赤血流於河。斯豈厄數之未盡耶。抑民心之好亂耶。夫不亂於招撫之初。而亂於安撫之後者。其故可知也。本縣瞿父母萬目時艱。熟籌本計。以爲請鎮。

### 吳留村

吳留村名興祚。字伯成。其先本浙之山陰人。中順治五年進士。時年十七。其明年即還江西萍鄉縣知縣。遷山西大寧縣知縣。陞山東沂州府知府。以事鐫級。左補江南無錫賦稅。是非爲身謀。而爲國謀也。生並不敢干當路。望厚賞。與彼弁爭尺寸。而彼弁者喪心病狂。誣縱殺誣叛謀。誣窩盜。又誣造僞札。置僞官果是者。一死不足以塞責。而滅族有餘矣。灑肝碎首。無以鳴冤。督日指天。莫能伸曲。伏願大人提貪弁。與生質是非。鞠情實。得一言之見雪者。死亦瞑目也。今生已被虧。人被殺。兒孤婦寡。飢寒交迫。形槁心灰。雖生亦猶死也。生死不足惜。而大人保釐江左。嘉惠萬民。竊憂諸執事武弁之未可信任也。荆生言旣切。淚下交頤。土公見之。愴然色變。顧左右而嘻曰。不意官兵之至此也。華甫荆生之獄。已涉期年。至是始雪。卽彙集文書。發本縣一讞而還。旋將華七杖斃。其吳匏山陸四。已爲鄉人所殺。磔其尸。時猶有薦紳先生得盜賄。爲之出結保護於當事者。土公乃飭江南分巡諸鎮將。一時收營。旋上聞。非奉檄毋許出兵。武官不得擾民。詞擅詰斷。權歸有司。自此民不苦賊。而江南大治。

曰。爾等是極聰明人。故能作此伎倆。若落他人手。立斬矣。雖然。看汝狀貌。尚有出息。乃畀以百金。縱之去。後數年。閩寇日熾。吳解餉。由海道至廈門。忽逢盜劫。已而盜還之。盜者。由是其人獻密計。爲內應。將以報吳。時閩浙總督爲姚公啓聖。與吳同鄉。商所以滅寇之法。康熙十五年冬。八閩既復。姚上聞。特擢福建按察使。旋陞兩廣總督。留村在無錫。旣膺殊遇。夙駕將行。錫之父老士庶。被澤蒙庥者。自縣治以至河干。直達於省城之金闕門。八九十里。號泣攀留。

行趾相接。不下數萬人。其搢紳及受知之士。則操舟祖道。

肆筵設席。鼓吹喧闐。或有執卮酒以獻於道路者。亦連檣數十里。依依不舍。使君爲之泫然。士民之感德如此。

### 王永康

蘇州王永康者。逆臣吳三桂婿也。初三桂與永康父同爲將校。曾許以女妻永康。時尚在襁褓。未幾父死。家無擔石。寄養鄰家。比長飄流無依。至三十餘猶未娶也。一日有相者。謂永康云。君富貴立至矣。永康自疑曰。相者言我富貴立至。從何處來耶。有親戚老年者。知其事。始告永康。時三桂已封平西王。聲威赫奕。永康偶檢舊篋。果得三桂緋姻。

帖。始發奇想。遂求乞至雲南。無以自達。書子婿帖。詣府門。越三宿。乃得傳進。三桂沉吟良久。曰。有之。命備一公館。授爲三品官。供應器具。立時而辦。擇日成婚。粧奩甚盛。一面移檄江蘇撫臣。爲其買田三千畝。大宅一區。在今郡城齊門內拙政園。相傳爲張士誠壘。僞駙馬潘元紹故宅也。永康在雲南。不過數月。卽攜新婦回吳。終未接三桂一面。永康旣回。窮奢極欲。與當道往來。居然列於公卿之間。後三桂敗事。永康先死。家產入官。真似邯鄲一夢。吳中故老。尙有傳其事者。

### 破異

明季亡將王鑑。結水寨於太湖。沉一大破於吳塘門。值水涸。里人秦宇明獲之。利其鐵。夜靜時。袖椎掊擊。礮作大聲。吼聲聞數里。懼而埋之。田十餘年。邑武弁張姓者。鎮守吳塘門。居人有與秦相仇。指稱田中藏砲。秦因此破家。移破置無錫縣南城門上。以朱紅虎頭床覆載之。歷二十年。耿精忠反於閩。檄四方破赴南。取而去。

### 小韓都堂

順治十六年。海寇作亂。蘇郡有駐防兵來守。將軍祖大壽。圈封民居。以爲駐防之所。號大營兵。自婁門至桃花隱寶

城橋而止。獨不及後板廠一隅。緣後板廠有李灌溪模會任前明兵備時。祖公爲徵員。有事當刑。幕友勸李解救。李適擲色曰。此人有福。當得全色。一舉而得六紅。遂救之得免。祖故以此報之也。康熙三年。撫軍韓公心康奏請以駐防兵移至京口去之日。恐兵有變。預與將軍謀。先備船於城外。令兵一時盡行出城。不得停留一刻。違者斬首。蓋當時民間有借兵銀者。償之無已。名曰滿債。韓公深知其意。預令欠戶遠逃。貼撫軍封條於門。兵來索債。見之舍去。民賴以安。吳人感其德惠。立祠於虎邱半塘春秋祀之。今韓公祠是也。公撫吳時。年未三十耳。俗呼爲小韓都堂。

### 欠糧

順治十八年春。巡撫朱國治奏銷十七年分條銀計。江南紳士以逋欠除名者。一萬四千餘人。常熟一縣計七百餘人。宮牆爲之一空。

### 善知識

吾鄉華公亦祥。中順治十六年進士第二人。聖眷甚優。康熙初嘗隨車駕幸香山。有某禪師者。德望素著。聖祖見之如禮佛然。而此僧箕踞自若也。亦祥含怒未發。頃之車駕出門。亦祥遂取所持錫杖痛毆之。慢罵曰。爾何人。敢受天

子拜耶。僧曰。不拜我拜佛。華亦曰。我不打你打佛。僧乃合掌曰。阿彌陀佛。善知識。

### 康熙六次巡江浙

聖祖仁皇帝南巡。始於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月二十六日。御舟抵滸墅關。先於廿四日過揚州。將由儀徵。幸江寧府。忽遇順風。可以速達京口。遂乘沙船順流而下。次早上金山。晚而登舟揚帆。過丹陽。常州。無錫。俱未及泊。一晝夜行三百六十餘里。時湯文正公斌正爲巡撫。務儉約戒紛華。御舟已入邑境。縣令猶坐堂皇決事也。上騎馬進閩門。土庶夾道。至闢塞不得前。上輒緩轡。命勿跪。訪求民間疾苦。藹然若家人父子。至接駕橋南行。幸瑞光寺。巡撫前導。由盤門。登城。廻簷屋。極目無際。上爲瞻念者久之。遂從齊門而下。幸拙政園。晚達葑門。駐蹕織造府。第二次南巡。是二十八年己巳二月初三日。御舟抵滸墅關。蘇州在籍諸臣汪琬。韓菼。歸允肅。繆彤等接駕。日晡時上入城。衢巷始結燈綵。次日幸虎邱。登萬歲樓。時樓前有玉蝶梅一株。盛開芳香襲人。上注目良久。以手撫之。出至二山門。有蘇州士民劉廷棟。松江士民張三才等。伏地進疏。請減蘇松浮糧。上命侍衛收進。諭九卿科道會議。至十

九日車駕自浙江回蘇。合郡士民進萬民宴。上領之。命近侍取米一撮曰。願百姓有飯喫。士民復請。上又取福橘一枚。擲下曰。願爾等有福也。

第三次南巡。是三十八年己卯。奉慈聖太后以行。三月十四日駕抵蘇州。在籍紳士耆老接駕。俱有黃綢旛旛。上標明都貫姓名。恭迎聖駕字樣。自姑蘇驛前虎邱山麓。凡屬駐蹕之所。皆建錦亭。聯以畫廊。架以燈綵。結以綺羅。備極壯麗。視甲子己巳逾十倍矣。十八日恭逢萬壽聖誕。凡百士庶獻康衢謠若干帙。萬壽詩若干帙。分天地人和四冊。以祝萬年之觴。又於諸山及在城名刹。廣列祝聖道場。百姓歡呼塗路。十九日召蘇州在籍官員翁叔元。繆曰藻頤。洪王原祁。慕琛徐樹。穀徐升。入見。賜賞各有差。又賜彭孫遹。尤侗。盛苻升御書匾額。二十日辰刻。御駕出葑門。登舟。幸浙江。時兩江總督爲遂寧張鵬翮。江蘇巡撫爲商邱宋犖也。上問云。聞吳人每日必五餐。得毋以口腹累人乎。臣鵬翮奏云。此習俗使然。上笑云。此事恐爾等亦未能勸化也。四月朔日。駕由浙江回蘇。初二日傳旨。明日欲往洞庭東山。初三日早出胥口。行十餘里。漁人獻饌。魚銀魚兩筐。乃命漁人撒網。又親自下網。獲大鯉二尾。

上色喜。命賞漁人元寶。時巡撫已先到山上。少頃有獨木船二撥。槳前行。御舟到岸。而隨從者未至。巡撫備大竹山轎一頂。伺候上升。與笑曰。到也輕巧。有山中耆老百姓等三百餘人執香跪接。又有比邱尼艷妝跪而奏樂。上云。可惜太后沒有來。其時翠峯寺僧超揆步行先驅。引路者倪巡檢陳千總也在。山寺民老少婦女觀者雲集。上分付衆百姓。你們不要踹壞了田中麥子。是時菜花已經結實成角。上命取一枝細看。問巡撫何用。奏云打油。上曰。凡事必親見。也是日有水東民人告菱湖坍田賠糧。收紙付巡撫。上問。巡守備牛斗云。太湖廣狹若干。奏云八百里。上云。何以具區志止稱五百里。奏云積年風浪衝坍隄岸。故今有八百里。上云去了許多地方。何不奏聞。開除糧稅乎。奏云。非但水東一處。卽如烏程之湖濱。長興之白茅嘴。宜興之東塘。武進之新村。無錫之沙墩口。長洲之貢湖。吳江之七里港。處處有之。上云。朕不到江南。民間疾苦利弊焉得知耶。初四日。卽由蘇起鑾北發。

第四次南巡。是四十二年癸未二月十一日。駕抵蘇州。時巡撫宋犖尚在任。一切行宮彩亭。俱照舊例。犖屬從時見上勤於筆墨。每逢名勝。必有御製詩或寫唐人詩句。犖從

容奏云。臣家有別業在西陂。乞御筆兩字。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獨有千古。上笑曰。此二字頗不易書。肇再奏云。臣曾求善書者。書此二字。多不能工。倘蒙出自天恩。乃爲不朽盛事。上卽書二字頒賜。頃之又命侍臣取入。重書賜之。

上勤於筆墨如此。

第五次南巡。是四十四年乙酉三月十八日。駕抵蘇州。是日爲萬壽聖誕。奉上諭江南上下兩江舉監生員人等。有書法精熟。願赴內廷供奉抄寫者。著報名齊集江寧蘇州兩處。俟朕回鑾日。親加考試。四月十四日。命掌院學士揆敍赴府學考。進呈冊頁。取中汪泰來等五十人。同前考過郭元釤等十人。俱赴行宮引見。各蒙賜御書石刻孝經一部。是年駕又幸崑山縣。登馬鞍山。旋往松江。閱提標兵水操。

第六次南巡。是四十六年丁亥二月二十六日。上幸虎邱山。三十日。幸鄧尉山。聖恩寺。僧際志。恭迎聖駕。午後傳旨宮門伺候。御賜人參二觔。哈蜜瓜。松子。榛子。頻婆果。葡萄等十二盤。上云。吾見和尚年老也。六次南巡中。天恩溫諭。莫可殫述。江南父老。至今猶能言之。初無錫惠山寄暢園。有樟樹一株。其大數抱枝葉皆香。千年物也。聖祖每幸園。

嘗撫玩不置。回鑾後。猶憶及之。問無恙否。查慎行詩云。合抱凌雲勢不孤。名材得並豫章無。平安上報天顏喜。此樹江南只一株。迨聖祖賓天。此樹遂枯。亦可異也。

### 鬪富

康熙初。有陽山朱鳴虞者。富甲三吳。遷居申衙前。卽文定公舊宅。其左鄰有吳三桂侍衛趙姓者。混名趙蝦。豪橫無比。常與朱鬪富。凡優伶之遊朱門者。趙必羅致之。時屈端陽。若輩先赴趙賀節。飲酒皆留量。趙以銀杯自小至大。羅列於前。曰。諸君將往朱氏。吾不強留。請各自取一杯一飲而去。何如。諸人各取小者立飲。趙令人暗記。笑曰。此酒是連杯偕送者。其播弄人如此。朱曾於元宵掛珠燈數十盞於門。趙見之。愧無以匹。命家人碎之。朱不敢與較。商於雅園。顧吏部子威。願唯唯。乃以重幣招吳三桂婿王永康來讌飲。席散遊園。置碎燈於側。王問曰。可惜好珠燈。何碎不修。朱曰。此左鄰趙蝦所爲。因平西之人。未敢較也。王會意。耳語家人。連夜逐趙出城另遷。一時大快人心。鳴虞之子。後入翰林。常與王往來。王居北街拙政園。俱先三桂死。今申衙前尚有陽山朱衙之名。問所謂朱鳴虞趙蝦之號。竟無有知者。

南州逸事

玉峯徐大司寇乾學善飲啖。每早入朝食實心饅頭五十。黃雀五十雞子五十酒十壺可以竟日不飢。同朝京江張相國玉書古貌清臞。每一朝止食山藥兩片清水一盃亦竟日不飢。二公之不類如此。徐公解組後常寓蘇州雅園顧氏。凡人有一面者終身不忘。無材藝者不入門下。有執贊者先繕帙以進。公十行俱下。頃刻終篇。其有不善處則折角志之。其人進見。公面命指示一字不爽。故凡人有奇材者必有異相也。

測字

閨門外上津橋。朱某家貧欲入山尋死。遇仙解救授測字一書。其驗如神。求之者必須預定日期。每日只測一字。取資一兩。懸牌門首。某日測某人字。時吳三桂將反。有文書來向蘇藩庫借餉十萬兩。方伯慕公天顏躊躇莫決。乃延

人心刁詐

手翻轉指正字爲枚。朱曰不可借。正似王字。王心已亂。且東正面合几上。正而反矣。卽反之兆也。慕卽拒之。未幾果應其言。其子亦習父業。占驗不減於父。但非一日測一字也。有人以武字問有子否。朱曰絕矣。一代無人自此而止。

其人果無後。朱子死。其書徧尋不得。或以爲仙人收去。遂失其傳。朱之孫號心傳。曾孫號孔亭。俱習醫。亦頗有名。

題壁

康熙十八年三藩爲亂。調兵四出。有卒過橫溼宿關帝廟。題二絕句云。昔爲典兵使。今反在兵列。十載從軍行。太阿混凡鐵。四海男兒志。沙場得得行。深闇今夜月。同此照淒清。此人亦奇士也。

驥驥詩

吾鄉有錢一飛者。嘗賦驥驥詩七古一首。言馬至驥驥之良。尙爲人駕馭。羈絆其身。故結句云。何如猛虎深山裏。一嘯風生百獸寒。其父見之。歎然曰。此子將來必爲盜賊。欲殺之一。飛遂逃去。後爲逆臣吳三桂將領參謀。康熙十九年正月。勇略將軍趙良棟領兵追勦。一飛始逃歸。老而無子。竟以壽終。

康熙二十三年。兩江總督于清端公成龍喜微服潛行察疑獄。求民隱。然奸人造言散布。以傾怨家。或反失入屬吏。人心刁詐。雖灼知而不敢言也。有布衣程姓者。進見直言。且指目擊一二事爲徵。公悚然曰。微子言吾安知人心刁詐若此耶。

陳恪勤公鵬年守吳。亦善微行。有金獅巷富室。汪姓兩子。以暗昧事殺其師。賄通上下衙門。以疑案結局。惟公不可以利誘。汪遂重賄左近茶坊酒肆脚夫。渡船諸人。囑其咸稱冤枉。公察之。衆口如一。遂不深究。又劉家浜富家乳嫗。攜一小孩看稍懈。忽不見。殺死城干。剝去金珠衣服。縊囚無著。公夜出查訪。遇醉漢曰。此沈某殺也。次日拿沈審問。沈極口稱冤。其實並無此事。略加刑卽釋焉。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善夫。

### 鐵面御史

湯文正公斌。蒞任江蘇。聞吳江令卽墨郭公琇。有墨吏聲。公面責之。郭曰。向來上官要錢。卑職無措。只得取之於民。今大人如能一清如水。卑職何敢貪耶。公曰。姑試汝。郭回任。呼役沒水洗其堂。由是大改前轍。公喜。特保舉卓異。而前任督撫江蘇者。余公國柱也。方掌綸扉。徵賄巨萬。聞之。喟恨刺骨。嗾人劾奏。虞山翁鐵庵司寇從而和之。賴聖祖皇帝英明。稔知郭無他故。得以保全。時長洲貢生何義門焯。在京考選。爲司寇門生。遂登翁之門。攘罵不已。索還門生帖。否則改稱。不認爲師。義門由是知名。二十六年。郭公內陞御史。於半年中。參罷三宰相。兩尙書。一閣學。直聲振

天下。稱爲鐵面御史。旋以吳江張令虧空。舉發舊案。株連落職。擬遣戍。幸蒙聖明洞鑒。以郭琇居官尚有風力。免其治罪。二十八年。擢兩湖總督。

### 明哲保身

湯潛庵先生撫蘇時。嘗詣東林講學。有邑紳某。曾委蛇闖道。而脫歸者。於座講明哲保身之義。縷縷不絕。潛庵厲聲云。比干諫而死。亦是明哲保身。邑紳面發赤。無地可入。然先生實不知其舊事也。

### 陸清獻公

陸稼書先生宰嘉定。日坐堂上。課子讀書。夫人在後堂紡績。民有事控縣者。卽出票交原告。喚被告。如抗出差。其聽訟也。以理喻。以情恕。如家人父子。調停家事。漸成無訟之風。有兄弟爭訟不休。公謂之曰。兄弟不睦。倫常大變。予爲斯民父母。皆予教訓無方之過也。遂自跪烈日中。訟者感泣。自此式好無尤。嗚呼。若先生者。誠聖人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者也。公生辰貧不能備壽筵。夫人笑相傳稼書先生歿後。爲嘉定縣城隍。縣民數百人。直至平林斯民敬之若神明焉。

湖接公上任時。先生夫人尚在。謂縣人曰。公在縣時。不肯費民一錢。今遠道見迎。恐非公意耳。

### 御舟卽事詩

吳南村廷楨博學多才。書法少師趙董。館於巡撫慕公天顏署中。南村故吳人。因冒陝西籍。中式北闈。行查斥革。康熙三十八年三月。恭逢聖祖南巡。廷楨獻詩。四月朔日。上自浙江回鑾。伏謁平望河干。上召見。命作御舟卽事韻。限三江一絕。吳援筆立就云。金波溶漾照旌幢。共慶回鑾自越邦。正在構思。聞自鳴鐘響。宋中丞摯奏曰。將到吳江矣。吳遂得續句云。御幄裁詩行漏報。計程應已到吳江。上得詩甚喜。稱賞次日引見。命廷楨寫擘窠大字訖。問廷楨曰。蘇州民旣庶矣。看來是庶而未富。對曰。並非不富。只因皇

上視民如傷之心太切了。覺得如此。天顏甚豫。遂命禮部註冊。復還舉人。其明年會試中進士。入翰林官至宮諭。康熙末年。總督噶禮由晉撫陞任兩江。辦事勤敏。喜著聲威。嘗以南聞。號舍逼窄。請旨增建。即今平江府各字號是以也。而貪婪不法。無敢言者。辛卯歲江南科場事發。噶禮袒護之。得銀數十萬兩。又大縱估客。糴米出洋。米價一時騰躍。稅公力爭曰。官可罷。賦不可增。阿銜之公嘗逐羣娼。建亭查拿。果得總督令箭。並訪獲張元隆等交通海賊情狀。以其上月湖官讀聖諭。阿乃劾公大不敬。以此落職。下之獄。

上視民如傷之心太切了。覺得如此。天顏甚豫。遂命禮部

### 燒坯

### 重遊虎邱詩

滄州陳公鵬年康熙辛未進士。以大學士張鵬翮薦。出知江寧府。四十二年。聖祖南巡。總督阿山借供帳名。欲加賦稅。公力爭曰。官可罷。賦不可增。阿銜之。公嘗逐羣娼。建亭查拿。果得總督令箭。並訪獲張元隆等交通海賊情狀。以其上月湖官讀聖諭。阿乃劾公大不敬。以此落職。下之獄。

實參奏。聖祖震怒。正欽差張鵬翮出京審辦科場。兼訊噶禮。而噶禮權勢甚盛。遂以反誣革張伯行職事。聞。聖祖曰。

矣。古語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清則無徒。是知爲人上者。毋爲民鑑。當以水鑑也。

朕素所知張伯行爲天下第一清官。著加恩免議。旋調倉

爲政不相師友

場侍郎。而罰鳴禮修熟河城工。以贖前愆。五十一年九月。  
上知城工未完。懈於督辦。遂將鳴禮拿交刑部。適鳴禮之  
母。詣都察院訟禮忤逆。令家人進毒弑母等事。奉旨廷訊。  
果然發部議。以凌遲處死。上命先將鳴禮眼珠打出。又割  
其兩耳。籍沒其家。妻子同謀。法皆斬首。其母恨禮甚。又詣  
刑部。請照陶和氣例。凌遲後焚尸揚灰。有旨賜帛。而鳴禮  
刑部請照陶和氣例。凌遲後焚尸揚灰。有旨賜帛。而鳴禮  
中語云。人去矣。我可出也。聞者大駭。劈其棺。鳴禮遽起坐。

雍正間。朱文端公賦以醇儒巡撫浙江。按古制。婚喪祭燕之儀。以教士民。又禁燈棚水嬉。婦女入寺燒香。遊山聽戲。諸事是以小民肩背資生。如賣漿市餅之流。弛擔閉門。默默不得意。迨文端公去後。李敏達公衛蒞杭。不禁妓女。不擒擄。不廢茶坊酒肆。曰此盜線也。絕之則盜難踪跡矣。公雖受知於文端。而爲政不相師友。一切聽從民便。歌舞太平。細民益頌禱焉。人謂文端是儒者學問。所謂齊之以禮。敏達是英雄作爲。所謂敏則有功也。

獨力捐辦御道

化始行覆命。聖祖笑曰：「這奴才真燒壞也！」此案見康熙五  
十一年邸抄。

雍正初年。田公文鏡撫豫十有二年。威不可犯。大法小廉。查逐坐省長隨。禁止府州縣官毋許逗留省城。往來宴會。隨到隨見。見後即去。如有言未盡。只許留宿城外。次日稟見。遄行。自此怨聲載道。清則清矣。而郡中商民之生計絕。

水鑑

乾隆十六年辛未高宗第一次南巡。江南總督黃廷桂馭下嚴催督急。州縣奉行不善。因科派地方紳富各人承辦。

人心惶惶。蘇州紳士畏廷桂勢，唯諾不辦。在籍翰林蔣恭棐負重望，暨其兄戶部郎中蔣曰梅、弟刑部員外蔣楫姪內閣中書蔣應焜力持不可，見廷桂侃侃議論，不稍貶損。適御史錢璡風聞其事，參劾廷桂一摺，奉旨嚴行申飭。時蔣氏官監司、郡守、州牧、邑令者三十餘人，相約助捐，惟楫